

中国·星星诗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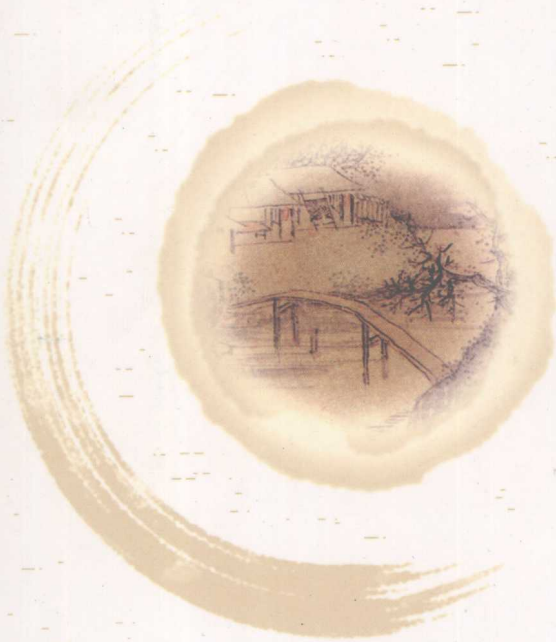
Zhongguo

XINGXING SHIWENKU

《星星》诗刊编辑部 编

蒋登科 主编

梁平诗歌评论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

梁平诗歌评论集

蒋登科 主编

Zhongguo Xingxing Shiwenku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平诗歌评论集 / 蒋登科 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9

(中国星星诗文库/梁平主编)

ISBN 7-5034-1845-1

I. 梁… II. 蒋… III. 梁平-诗歌-文学评论-文集
IV. 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6989 号

责任编辑: 刘 剑

封面设计: 新飞扬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610042

装 订: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610042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0

字数: 12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作者简介

梁平，1955年12月生于重庆，当代著名诗人。先后毕业于重庆师专中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研究生班。出版有诗集《山风流人风流》《拒绝温柔》《梁平诗选》《巴与蜀：两个二重奏》《诗意什邡》《巴蜀童谣一百首》《琥珀色的波兰》（中英文对照）、长篇小说《朝天门》等。作品被译介到英、美、法、波兰、捷克、保加利亚、日本、韩国等，获第一、四届四川文学奖、首届重庆文学奖、中国诗歌双年展·长诗奖。现为《星星》诗刊主编、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1 辑 一

- 2 梁平的诗歌世界及其构建方式 /蒋登科
- 13 后工业时代的个人气质 /刘 扬
- 20 梁平诗歌的三种写作向度 /邱正伦
- 27 梁平诗中的世俗化风景 /陈祖君
- 33 另一个视角：梁平方向上的梁平 /欧阳斌
- 38 那片和石头一样坚硬的树叶 /杨 牧
- 41 与生存平行：梁平的视角或目光 /杨远宏
- 44 现代人的生存体验 /朱先树
- 48 梁平的诗：向上生长的“礁石” /刘 春
- 52 解码城市的心跳 /栾 慧

目 录

- 57 城市生活的独特感悟 /高 燕
- 62 梁平的诗歌风景线 /刘丹凌
- 67 梁平：讲述在水边的故事 /张立群
- 81 辑 二
- 82 构筑诗歌的万里长歌 /张 军
- 90 区域文化与诗性写作 /周晓风
- 98 历史与现实间现代精神的见证 /杨清发
- 105 《重庆书》：向下的，慢的 /谢有顺
- 109 城市：内在景观中的压力与抗衡 /燎 原
- 114 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 /杨 青
- 121 《重庆书》的解读问题 /蒋登科

辑一

诗歌是一种具有特殊本性的艺术样式，它所表达的往往就是诗人对于生命本真状态的寻求。从诗人与作品的特殊关系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肯定，梁平的这种生命底色一定会影响到他的诗歌写作。换句话说，对本色的追求可以为我们解读梁平的诗歌提供一种具有意义的路径或角度。

梁平的诗歌世界及其建构方式

□ 蒋登科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色盲
我对本色极度敏感
我眼前的本色
来自我诞生的一霎那
血红是真
雪白是纯

我的世界让我无法识别
形形色色的表演
但任何表演都远离本色
都将自惭形秽
血红雪白：1955年12月12日

这是梁平的《1955年12月12日》中的最后两节，读了之后，让人感触颇多。那一天是他出生的日子，他开始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发生关系。我从这些诗行中读出了诗人对于生命之真的理解和追求，以及他对非本色的蔑视。这种追求是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就是所谓的生命底色。诗歌是一种具有特殊本性的艺术样式，它所表达的往往就是诗人对于生命本真状态的寻求，从诗人与作品的特殊关系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梁平的这种生命底色一定会影响到他的诗歌写作。换句话

说，对本色的追求可以为我们解读梁平的诗歌提供一种具有意义的路径或角度。

梁平是诗坛上具有实力的中年诗人，在20余年的诗歌生涯中，他虽然只出版了《山风流人风流》、《拒绝温柔》、《梁平诗选》等诗集，作品数量并不算很多。但这并不削减梁平作为诗人在国内的影响。梁平有一个特点，他的每一首后来的诗都能够对以前的探索有所超越。尊重艺术规律的求新是梁平诗歌探索的主要目标之一。正因为如此，当一些诗人因为世纪之交诗歌生存环境的艰难而离开诗歌的时候，梁平却一直坚持在这块充满魅力的乐土上耕耘、收获。

现代诗歌是之所以冠以“现代”之称，是因为它与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具有密切的关系。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多样化是现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艺术上的多种可能。简而言之，大致有三种基本路向：有的完全以传统的方式来应对现代社会和人的变化、发展，这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既往的历史有所思考和依恋，但有时候不免显得局促，甚至捉襟见肘；有人完全脱离与传统的关系，以一些全新的方式来揭示我们的生命状态，这当然比较适合对于“状态”的描述，也具有人们比较感兴趣的“现代性”，但在另一方面又与文化、观念和人的心理发展的渐进特征存在断裂，出现了艺术发展与人的心理接受力的不协调性；也有人将我们已经体验、经历过的一些艺术方式与从现代生活、艺术中提炼出来的新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伸缩性、扩展力的艺术手段，既不忽略我们的艺术已经取得的进展，也不抱残守缺，把任何既有的东西都视为圭臬，在“整合”的目标下探索艺术的发展之路，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收获。

梁平的诗歌艺术探索主要应该是属于第三种情形。他的诗歌具有探寻人性本色的基本追求，而且渗透着一些传统的文化观念和艺术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属于自己的、具有现代性的艺术个性。

探寻生命的现状及其本质是梁平诗歌的基本艺术取向。婉约是他诗歌的基本格调。基督教有原罪之说。从现实中看，这种宗教观念也不无道理。生命中有苦，而且可以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与苦进行抗争，就是对本色的寻觅与坚持。艺术也是如此，脱离了苦的艺术（至少是缺乏沧桑感的艺术）在很多时候都给人轻浅、浮躁之感，而对苦的不同态度往往形成艺术作品（甚至一个作家）的具有魅力的艺术格调。婉约在很多时候来自对生命之苦的向内的自我玩味。在梁平的诗歌中，这种玩味主要体现为诗人对孤独、寂寞等情感倾向的细致抒写。孤独、寂寞是渗透在梁平诗歌中的主要生命体验。他对世界有一种不信任感，我们难以从他的诗歌中寻找这种体验的来源，因为他写的是诗，而不是叙事文学作品。在诗歌中，“故事”往往都是淡化甚至回避了，剩下的只有诗人的感受和体验。我们只能解读诗人的感受和体验。“门关了，窗子关了/秘密总是在心跳的地方”（《秘密季节》），我们只能通过诗人的艺术创造体验解读诗人因为“心跳”而透露的“秘密”。但将他的作品综合起来考察，可以发现诗人对世界的不信任感也许主要来自他与这个世界的陌生甚至不相融，“很久以来我们互不相识/脸上有一种笑随时开放//肩头与肩头很亲近/彼此听得见呼吸/甚至闻到各自的体气/眼睛却在打量对方/你是谁？//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询问/在我们之间/即使固定一种形式/即使手握得更紧”（《陌生》）；“想明白了许多事以后/就忘了伤痛/忘了情仇/就很是理解那些/在立正稍息的口令下/站起趴下的签字笔/只是英雄不以成败论了/天空很辽阔/海很蓝，深不可测”（《那鸟和我》）；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这样的体验是随处可见的，对于寻找真实、寻找本色的诗人，面对这些现象，他们当然是难以融入其中的。这中间就有作为诗人的梁平。

诗人不得不孤独、寂寞。这种体验可以说在梁平的大多数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出来。有时候是因为爱的失落，有时候是因为梦的破灭，有时候是因为别人的不理解，有时候是在某种相对的关系中自我的失去，有时候也许不因为什么，就是由于具有这种气质。《有一种病》可以看成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即使你把偌大一个城市想象为/一架瘦瘦的沙发/也觉得有太多的余地//坐卧之后又翻来覆去/填不满空虚/横竖都见空荡荡的座位”。“空荡荡的座位”是一种生命的感觉。

对于诗人来说，孤独、寂寞有时候正好是一种财富，而且梁平不是

一个面对艰难就退缩的诗人。诗人说：“我和猫在对视中的颠倒/猫可以顺势倒下/而我不能，绝不”（《人眼猫眼》），在陌生的、难以融入其中的世界里，诗人希望做一个生命的强者。他有苦，但他更有梦。“山路很陡，很瘦/他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只是没说……危乎高哉/碑横陈为路/他走得很累，仍在走……”（《山旅》），这可以看成是诗人自己的写照；他甚至喜欢通过伤痛、孤独、寂寞去体会生命的真实与和对真实的执著，有似蚌病成珠：“我不吃没有刺的鱼/就好象/我不喜欢/没有伤痛的欢乐”（《鱼刺》）。这就是梁平诗歌情绪变化的心理历程：既然每个人都有理想和渴望，而梦想与渴望的实现要面临现实的艰难，那么就在艰难中超越、创造，获得真正的美好。我们可以发现，梁平诗歌中对生命本色的寻觅、对生命欢乐的表达随时都是与对生命艰难的揭示相伴而行的，几乎没有单纯的、轻快的、肤浅的、模式化的赞歌；由于对人的世界的陌生和不信任，有时候，诗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又是与“非人”世界（人群以外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给人一种人群之外有真谛的感觉。

在理解梁平诗歌对于生命真实的追求时，我们不能忽视诗人对于“水”意象的特别厚爱。“水”是一种丰富的、具有灵气的存在，它是生命的本原，也是清污去秽的手段，往往象征柔和、滋润、透明、纯洁等人生意蕴。“水流一段历史/很久以前的战争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提起/……我知道河水的每一块石头/都有故事/而我，就在某个章节里”（《似水》），诗人是一块“石头”，随时接受“水”的冲洗，他由此而获得自我的净化，生命的升华。我们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是一块“石头”，诗人通过“水”来清洗生活、生命中的渣滓、杂物，最终获得生命的纯净。

作为一种象征，“水”意象不但渗透在梁平的许多作品中，而且他还写过不少以“水”为题材的诗篇。但梁平的“水”似乎与我们日常理解的“水”存在一些差异，好象蕴藏着诗人对人生的某些特殊感受。《说水》、《在水之上》、《江上，坐守黑夜》、《逆水》、《水手箴言》、《水路不留痕迹》等等都包含诗人对于现实、人生的多方面思考。《在水之上》写道：“我的心在孤寂中旅行/水之上/时间失去控制/软床想哭/想

找人说话/想折磨自己”，这似乎是一次旅行的感受，但那“旅行”好象又不寻常，可以扩大为人生之旅，这样一来，诗人的“孤寂”所包含的内容就延展开去了，超越了诗篇本身。《江上，坐守黑夜》则抒写了诗人一种渴望与失望的矛盾心情：“天照样黑/我只在黑夜里渴望一醉/渴望液化成水/成你呼吸的一部分/成你窗口/流出的柔情/不该继续笑谈嘉陵了/爱，一江水/恨，也一江水”，这里有爱的执著，也有爱的迷茫，爱恨交加的感觉构成了诗篇的新鲜。《水手箴言》确实提出了一种掷地有声的“箴言”，不过，它不仅仅是水手的，而是所有生活于这个世界的人们所不得不接受的：

每一条河
都有沸腾自己的河床
每一个水手
都有自己遇难的水路

这之间所包含的生命哲学，恐怕对每个人都是具有启迪作用的。《水路不留痕迹》这个题目本身就具有一种哲学味道，“该上岸的都上岸了/没有谁回头/依恋船/水路从不留痕迹/一千条船只过后/依然是水/音乐又上船舷/重复优美/重复滑落/而我/该怎样找到自己的旅程”，这最后的追问体现了诗人的无奈，更进一步说，是表达了一种生命状态。

梁平的“水”不是白水，那是有“味”的“水”，是五味俱全的“水”，具有诗味的“水”，因为它包含着诗人的酸甜苦辣和独特的生命思考。梁平是一位注重诗歌艺术表达方式的诗人，往往通过独特的意象揭示自己的生命之思，很少将各种感受直接诉诸诗篇。这恐怕也是与他注重诗歌的内在化特征密不可分的。五官感觉是普通人的感觉方式，诗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感觉方式，这些新的方式包括：将多种感觉综合使用，形成感官联觉；将具体的感觉虚化，或者说超现实化，形成非直接感觉方式，即通过内在心灵实现的感觉方式，可以称为心觉或灵觉。心觉或灵觉是一种“抽象”的、非现实的感觉，并不是说诗歌应该是抽

象的、完全玄学化的艺术，诗歌应该让人能够读，也就是说，诗人必须把自己的心灵感觉通过一定方式转化为人们可以接受并产生共鸣的艺术方式。在诗歌创作中，实现这种目标主要通过意象、语言的选择和创造。因此，在诗歌研究中，研究诗人的感觉方式，往往也就只有通过对诗人的意象方式和语言方式的研究来实现。

除了上面谈到的“水”，我们很难对梁平使用的诗歌意象进行更具体的分类。他似乎是一个“点物成诗”（这是一个生造的词语，或多或少可以体现我对梁平在诗歌写作中营造意象的一种感受）的诗人，只要他愿意把体验投入其中，任何存在物都可以成为他诗歌的意象，而且这些意象的组合方式往往没有外在规律，给人一种神秘之感。《一片树叶悬在半空》、《落叶风景》都涉及到“落叶”的意象，而且都蕴涵着诗人对于生命的沧桑之感，但二者所蕴涵的意味却并不完全一样。

一片树叶悬在半空很久了

去年的画家

画我今年的心境

压在玻板下喘不过气来

我悬在半空落不下来

半空中写诗

无疑让我的诗改变了模样

别人认不出来

我认不出自己

只需要一块石头放在树叶上

只差一个理由

落下我

——《一片树叶悬在半空》

在这里，“落叶”是一种生命状态——没有立足之地、没有根基的状态，正是诗人在诗歌写作中所不愿意接受的状态；而在《叶落风景》中，诗人写道：

漂浮在水面上的秋

不情愿沉落

有的又爬上岸了

好象是还有什么要交代

还想回到树上吗

还以为是昨天吗

来来去去的风

七嘴八舌

而水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纹丝不动

“落叶”又象征岁月的更替，生命的流逝。在诗歌写作中，相同的意象表达不同的意蕴，或者不同的意象表达相同、相近的意蕴，都是很平常的现象，这有时候正是诗人具有创造精神的体现，但问题的关键是诗人不能为了意象而意象，把有关无关的意象都堆砌在作品中。

也许诗人有时候希望在作品中表达的情绪过于复杂，梁平有些作品（尤其是抒写自我生命体验的作品）中的意象显得比较“凌乱”，意象之间的诗意连接显得比较模糊，这就为读者的接受设置了一些不必要的“阻隔”，或多或少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性。换句话说，梁平的有些作品存在只注重语言华丽之嫌，而读者却难以进入。矫正这种现象的基本方法是，对复杂的情绪进行更多的“冷处理”，把握情绪、体验的实质之所在，然后再凝而为诗。复杂不是诗之为诗的必要条件。

梁平有一组旅游题材的诗歌在意象营构上显得比较有特色，诗人的歌咏对象比较明确，作品的意蕴都是通过比较单纯的意象表达出来的。《长城怨》是对历史的反思：“背景和血都被省略了/一部名著/辉煌了世界上的最高艺术”；《秋》与《露》则通过白描般的笔触抒写了自然的

灵气、生命的丰富：“把画布遗落在水底/忘了捡起//秋只在池边站了片刻/便五颜六色了”，“生命的意义其实很简单/仅仅一个亮点/从夜幕里跳跃而出//或者一滴露珠/在叶尖上闪烁凌晨”；在《雨中西昌》中，诗人首先发出了“月之故乡/却不见月亮/莫非凉山真的凉？”的感叹，接着发现：“月琴声响了/穿透厚厚的雨墙/有姑娘怀抱着月琴飘过//如仙。油纸伞下/半遮着/一轮歌唱的月亮……”，从叹月到赏月，诗中的“月”发生了变化——由自然之月到似月的姑娘，诗人的情绪发生了转换，诗篇也由此而洞天别现。

梁平的诗歌还在不断变化着。如果说，诗人有些向内的、抒写自我生命感触的作品因为“故事”的省略而不容易进入其中，那么，他转向社会抒写、关注他人的一些作品，读起来就比较容易为我们接受。

长诗《关于她的空白履历》就是一首很有特色的作品，诗篇所关注的对象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为了山区教育而献身的女性。但由于诗人采用了一些独特的手段，比如按照“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婚姻”、“职业”、“奖励和处分”、“工作表现”等履历表的栏目抒写对象的人生过程，并将诗人对对象的评价融合其中，语言朴素、深沉，读起来荡气回肠。尤其是“奖励和处分”以省略号表示空白，更体现了女教师在深山默默奉献一生的崇高品质。最后一节《最后一栏的说明》类似履历表上的“备注”，抒写了主人公死后的反响，对于脱脂诗篇的蕴涵产生了良好的艺术作用。“整整一座大山/在悲痛中感受着从未有过的空虚/啊啊??她真的去了真的/她是大山的女儿/去和大山的每一个晨昏作伴/她是风雪的女儿/永远和风雪在一起”。现在的有些抒情诗越写越长，却越来越不知道写些什么。《关于她的空白履历》既有故事，更有诗人浓郁的情绪的抒写，既关注了我们生存其中的外在世界，也表达了诗人善良的内心，应该说是当下长诗创作中一首难得的好诗。

如果说梁平的大部分作品所写的都是对自我的种种体验，他的欢乐主要是个人的，他的苦恼也主要是个人的，那么，他有一组以“狗”为对象（和与此命意相近）的诗，却将个人感受和社会关注、正面倡导和反面揭示结合起来，以反讽的手法揭示了现实中存在的一些现象。虽然

现在的不少人把狗作为宠物饲养，甚至成为一些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在传统文化中，“狗”的形象却不是很光彩，“狗腿子”、“落水狗”、“狗贼”等词语中的“狗”就是人们对“狗”的传统评价。梁平诗中对“狗”的评价基本上借用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所表达的却是现在的现象——发生于“人”身上的事情。《关于狗》有这样的诗行：“对狗的关注/缘于狗对人的伤害/狗的背叛理由很简单/为一根骨头/或者，为一袭裙角//狗的看家本领/从清时太监入宫就被夸大/沿至当下/所以豪宅以及其他/皆可闻其声，见其形//从此，主人与狗/相互利用勾结/狗与主人臭味相投/摇头摆尾之后，多有狂吠/天上太阳也蒙羞”。这里的“狗”是一种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狗”，“狗”为了自己的目的和“主人”相互勾结，而且每有功劳，总是要以“狂吠”来邀功。诗中的讽刺意味是显而易见的。

《又一种牌坊》揭示了那种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而又要把自己装扮成光明磊落形象的人的可怜、可悲嘴脸，揭示了现代人的虚伪的一面。诗人以诗的方式对这种人进行了描绘：“噫！刚刚投了封匿名信/就站在台上辟谣/表情自然，无破绽/又顺手摘走几支玫瑰/花在兜里呻吟/却到处嚷嚷捉拿凶手/还有，趁人不备使个绊腿/乘人之危再往井里/掀几石头！如此//而已……”其中的反讽意味是非常明显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诗人对这种人、这种现象是深恶痛绝的。《嘴唇开花》所讽刺的也是类似的现象，“两唇启合/六月的天空飘落鹅毛雪/骡子多看两眼就是马//有些事不信还真不行/经常运动的部位/比较发达，比如嘴//所以有的嘴停不下来/或挤进大雅之堂/或蹲在茅厕阴沟”，“嘴”的功夫达到一定境界，就可以将黑白颠倒过来，甚至无中生有，所以诗人奉劝人们：“看见嘴唇开满花朵/最好远离，不然一阵风过/破坏了自己的好心情”。

《梦·小木盒及其它》可能是梁平近来花费心血较多的一首诗。在诗中，“梦”是构成作品的场景，诗人是在“梦”中感悟到诗情的；“小木盒”是一种象征，诗人推测：“基本上可以结论/小木盒是一本书”；“桅杆”是一种虚拟的东西，好象诗人是用它来暗示自己与“小

“小木盒”的距离。诗人抒写梦中的情绪流变，围绕“小木盒”展开，通过诗人与另一个世界的人的未完成的对话，揭示了诗人与那个人——名字刻在小木盒上的人，不属于同一个世界，我们也可以认为是不属于同一种类型的人。换句话说，诗人是在通过心灵的方式与不属于自己同类的人进行搏斗，他希望通过这种搏斗揭示自己也揭示对方。最后，诗人确定“小木盒”是一本书，“那盒盖上的名字是作者/盒里长长短短的句子/喂养得胖胖的/脂肪和水很重/还是有一根桅杆举起的好/端在手/不小心掀开了盒盖/溅一地恶俗，不可收拾”，揭示了诗人对“小木盒”的主人、“小木盒”的内容的鄙视。古今中外以梦入诗的作品很多——诗歌本来就具有梦幻色彩，梁平的这首诗想象奇特、语言尖刻，将抒情、讽刺融为一体，体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艺术发现。

梁平说：“我写诗一定是做了事，或者是别人做了事，我做的事照实说，别人做的事有选择地说。我喜欢在我的诗里写事，写人，而且最好，事是大家熟悉的事，人是大家认识的人。我相信这样的诗就有点意思了，就不像放出的风筝在半空，诗一定要沾点‘地气’才行。”（《写诗的日子有故事》）话虽这样说，诗是不善叙事的，它往往要将“事”转化为情，或者通过“事”去体现、表达情，所以我们一般不太相信诗中的“事”，而要把握诗中的情。无“事”之诗不一定不是好诗，而无情之诗肯定不是好诗。当然，我们对“情”的理解不能太狭隘，只要是诗人内在的各种体验都可以囊括其中。

梁平所建构的诗歌世界是丰富的，他以寻求生命的真实、本色作为基本的艺术目标，从关注个人的生命体验转向关注个人以外的世界或者将个人与生存其中的世界结合起来加以打量，从一般的抒情转向对某些现象的讽刺或者将抒情与讽刺结合起来，视野拓宽了，艺术手段也多样化了。我们难以准确地找到这种转化的原因（包括内在的、外在的原因），但从诗人对于诗歌写作的基本观念看，我们相信这中间一定有“事”，只不过，在读诗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关心那些具体的“事”（事实上也是没有办法和必要去关心的），只留意诗人自我生活的变化所带给诗人心灵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给他的诗歌艺术探索的变化，就足够了。我也